

漢語是這樣美麗的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 史仲文 著





語言文學類 PG0445

漢語是這樣美麗的

作者 / 史仲文
主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孫偉迪
圖文排版 / 鄭佳雯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0年12月BOD一版
定價：45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 史仲文 著

漢語是這樣美麗的



自序

史仲文

語言無疑是人世間非常奇妙、奇異、奇特與奇艷的一種存在。它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既是複雜的，又是簡單的；既是傳統的，又是時尚的；既是文學的，又是文化的；既是共生的，又是獨立的；既是個性的，又是普適的。用詩意的語言表達，語言形態豐富，多姿多彩，也有「禪意平安」，也有「貞心似鐵」；也有「柔情似水」，也有「壯心不已」；也有「濃得化不開」，也有「妙在有無中」；也有「春江花月夜」，也有「風雪夜歸人」；也有「千樹萬樹梨花開」，也有「心有靈犀一點通」；也有「一片冰心在玉壺」，也有「寫到俗時是雅時」。

語言的美麗，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真與善融洽為一體的。其真的表現在於：語言是思想的邊界，也是真理的邊界。從認知意義上看，人世間沒有不可以表達的思想，也不存在不可以表達的真理。有人說，我想的明白但說不明白，其實往往就是沒有真想明白。其善的表現在於：善的行為未必需要言說，但善的自覺却與語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依著康德的邏輯，善並不屬於認識論的範疇——善是無須思辨的。然而，善又是可以思辨的，如果完全不可以思辨，那麼康德先生為什麼在寫完《純粹理性批判》之後還要繼續寫作《實踐理性批判》呢？語言的美則是它的另一大特性，可以這樣說，世間的一切美麗都與語言共在。語言美麗的特殊品性在於，它就在這種共生性中表達、呈現和詮釋了自己的美。有人說語言的美麗是不可以言說的，但他忘記了，不可言說其實也是一種言說。

語言的上述品格，不因語種而異。但與西語比較而言，漢語顯然具有意會性、含蓄性、對仗性及其自由組合性。漢語中之所以產生諸如律詩、對聯尤其是駢體文這樣獨特而精彩乃至精美絕倫，令人觀之目眩、思之心動、意象悠遠、回味無窮的文體，都與漢語的這些品性因果關聯。這些文體的發生學基礎在於漢字的一字一音，一字一義，一音四聲。雖然漢字中有許多多音字，但它的基礎依然是單音節的；雖然近代以來也有打破一字一義的特例，但其基礎無法改變；雖然古代人對一音四聲的自覺認識，成熟於南北朝時期，特別受到了梵語與佛經的啟迪，但就其品性而言，其四聲基礎乃是漢語所固有的。

研究漢語的審美特徵，可以有無窮多的方法，也可以有無窮多的路徑。本書的研究方法是將漢語審美分為十個研究層面，包括文字審美、文辭審美、文句審美、文韻審美、文篇審美、文體審美、文法審美、文風審美、文論審美、文變審美。這種研究方式是以作者的閱讀體驗為基礎的，因此要特別說明的是，漢語之美麗無窮，但作者的能力有限，萬不可因為作者的能力侷限而影響讀者對漢語魅力的理解。倘或這書能成為一個小小的入門，作者已經感到十分榮幸了。

本書承蒙我的朋友邵建先生舉薦，秀威資訊公司蔡登山先生青睞，即將於臺灣出版，在我是非常高興的事情。出版過程中，秀威公司的主管、責任編輯對作者非常尊重，作風甚是謙和有效，其作業流程非常周到，非常細緻，每一個細節都處理得讓作者感到溫馨愜意。本人在中國大陸寫書、出書二十餘年，這樣的出版體會是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我以為大陸的出版機構應該向臺灣出版人認真學習。2009年春天，作者曾隨團去臺灣做過短期的參訪，回京數月，依然興猶未盡，在此期間，也曾寫了四句話的體會。這些體會是：

如果用一個字形容臺灣，就是——「甜」；

如果用一個詞形容臺灣，就是——「潔淨」；

如果用一個成語形容臺灣，就是——「風情萬種」；

如果用一句話形容臺灣，就是——「世間百態，人民最大」。

我現在想說的是：漢語是可以這樣美麗的，現實生活是能夠那樣美麗的，如果二者可以做到魚水交融、渾然一體，那正是我的希望所在。

此外，當本書即將付梓之時，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三位助手曲輝博士、王鴻博博士、張軼博士，因為視力問題，全書的校對都是由他們三位代為完成的，這確實讓我很感動。

2010年10月11日書於北方工業大學望東齋

漢語的敘說從裏開始

這書的內容，說得誇張些，可以叫做漢語美學。然而，我既不喜歡高頭講章，更不喜歡那些有它不多，沒它不少的無聊定義。我甚至懷疑，那些特別熱衷於下定義的先生們，是頭腦過度簡單的一種病態反映。因而，這裏做的只是對於漢語審美的解說與陳述，而且我認為，能解說、陳述明白也絕非易事。因為漢語博大，浩如滄海，而解說陳述者，充其量也只是滄海之一粟。

討論漢語的美麗，理應先討論一些與語言相密切關聯的議題，把這些議題歸納起來，便是本書的緒言。

（一）存在與語言

看到題目，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先有存在，爾後有語言。但細細考量，那結論卻是：不見得。因為，有存在未必有語言。

對人類而言，宇宙無疑是最大的存在。

宇宙誕生多少年了，依大爆炸理論——人類，我們這個人類賴以生存的宇宙誕生約137億—145億年了。那麼人類，最古老的人類，——依1997年的最新發現，只有約16萬年。16萬年與137億年（我選一個小數）相比，幾等於零，毛毛雨啦。也就是說，在這約137億年的漫長時間裏，——除去16萬年的「毛毛雨」，既沒有人類，也沒有語言。

何況說，從純邏輯的角度看，我們怎麼可以確知只有一次而不是一次以上的宇宙大爆炸呢？

換句話說，我們怎麼可以確知，只有一個而不是一個以上的宇宙呢？

有宇宙——姑且我們認定只有一次「爆炸」，只有一個宇宙——沒有人類。故，結論一：有存在，未必有語言。

那麼，既有了人類，就該有語言了——這個命題也不準確。

以歷史發展的邏輯考慮，人類絕不會先誕生之後，再去一句話一句話，或一個詞一個詞，或一個字一個字地去創造語言。直到有一天，人類自我宣佈：同胞們，我們會說話了。

——那就太搞笑了。

實在，沒有語言的時期——人類還沒有資格成為人類呢！

故，結論二：語言與人類具有文明共生性。

它必然演繹的命題是：語言的存在，證明了人類的存在。

因為語言既是文明的最深層，最基礎的構成因素，又是文明的必有標識。

語言的存在是如此重要，舉凡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與創造，如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宗教、科技、教育、習俗、文學、藝術以及一切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內容無不與語言相關。

語言不存在時，這一切皆為虛幻。語言既存在後，這一切皆有可能，並且可以在相應的語言存在中找到它們的歷史線索與遺痕。

然而，語言也是一種存在。它既是現實的存在，也是歷史的存在。它是現實與歷史存在的統一。

語言是存在，言語是創造。

這也是一個悖論：

一方面：沒有創造，何來語言；

另一方面：沒有語言，何以言語。

這命題約等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先言語而後語言，證明語言乃是最具生命力的存在。

先語言而後言語，證明人類不但是言語的主體，而且是語言的對象。

人在說語言，

人又被語言說。

這些，便是本書的邏輯起點。

（二）口頭語言與文字語言

口頭語言與文字語言（書面語言）相比，顯然它是第一位的。

口頭語言歷史遠遠長於書面語言。以漢語為例，最早的書面語言不過3000年，因為中國文字的歷史只有3000年。但中國人的祖先呢？早了。從邏輯上講，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人類就有語言，那個歷史該有多長啊！

口頭語言不但歷史極長，而且作用更大，它相對於書面語言，至少具有涵育性，原創性、變革性三大功能與特徵。

一、涵育性。如果書面語言是魚，那，口頭語言是魚賴以生存的水。無水何以有魚。雖然從文明發展史看，那些經典語言，絕大多數——99.9%

都屬於書面語言這個範疇，但沒有口頭語言的千恩萬育，它是斷乎不可能產生的。

雖然我們常常將專業藝術與文學創作比作象牙塔，而且本人這裏絲毫也沒有貶低象牙塔的意思。能成為象牙塔，能進入象牙塔，容易嗎？但，象牙塔中的人，也是社會中人，也是凡人，既是社會中人，就不能沒有社會生活，既是凡人，便不能脫離民間話語。別的不說，劉恒若沒有現代市井語言的積澱，他的《貧嘴張大民的故事》哪有那樣鮮活，那等市井智慧，以一張貧嘴感動無數的讀者；石康若沒有中國大陸的大學話語積澱，他的《晃晃悠悠》、《支離破碎》等系列作品，也不能那麼活靈活現，青春洋溢，與多少莘莘學子以及沒有麻木的教書匠們如此息息相通。劉恒使人砰然心動，石康令人自然涕零，因為他們說的正是「我們」的話。

二、原創性。現代著作權理念，特別強調原創性。認定唯有具備原創性品質的作品才有真正的獨立價值，這一點與中國古代創作尤其是古代小說及某些詩歌的創作大有不同。這個且不言。只說任何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相比，其原創性都有差距。口頭語言乃最初始的語言形態。

語言原創性的運算式是：在它之前或之上，已經沒有——找不到具體的原創者了。

實在如語言這麼偉大的事物，不是任何天才可以個人創造的。如果你不同意語言的創造權歸於上帝，那麼，它只能還原於全人類。

三、變革性。語言具有歷史屬性，而凡具有歷史屬性的都需要變革。歷史的變革固然需要變革者的倡導與推動，但在更深的層面，構成其變革大潮的還是口頭語言。

以中國現代白話文為例，最有力的直接推動者乃是以胡適、魯迅一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經典作家與大師級人物。他們不但是白話文的倡導者，而且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還是現代白話文學的創作者。他們以自己的觀念、理想與實際行動，證明了白話文的藝術感染力與強大生命力，證明了白話文必然取代言言文的歷史命運，證明了白話文無比光輝的創作未來。

然而，白話文以廣泛、堅實的口頭語言作為自己的源泉與基礎。它之所以有這樣的生命力與感染力，是因為多數人在「說」它，沒有這個基礎，一切從零，皆為虛話。

不但如此，白話——民間口語，至少在唐代，已成為漢語的語言基礎。那證明就是唐代的白話經文。唐代有白話經文，宋代有話本小說，到了明清時期，在文學創作方面，實際成就也已經超過了文言文。明、清兩代，最偉大的文學成就顯然是古典白話長篇小說。金聖歎評點《水滸傳》，認為《水滸傳》可以比之於《史記》，這樣的評價，絕非無憑無據

之說。從《水滸傳》到「五四」運動，已經有了近600年歷史。因為有這600年歷史的積澱，胡適先生的立論基礎不可謂不深不厚，因為有廣泛的實踐者，使用者與接受者，所以才有胡先生「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歷史壯觀場面。

即以如潮如湧的網路語言而論，它基本上也屬於民間性質，甚而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歸口語語言一類。雖然很多傳統中人，對它的存在與發展有些驚驚怪怪。但我要說，網路語言乃是當今世界上最具生命力與競爭力的語言。它的前途必定不可限量。它對未來人類語言的影響，怕是現如今的大陸中國學者很難預料的。

但書面語言並非只是被動，只是一個攫取者，只會從口頭語言的汪洋大海中捕魚撈蝦，尋珍覓寶。不是這樣子。二者其實互動。一方面，口頭語言對書面語言具有涵育作用、原創作用和變革作用；另一方面，書面語言對口頭語言又具有結晶作用、示範作用與先鋒作用。

口頭語言只是說，書面語言還要寫。寫是另一種說，但顯然它「說」的比口頭語言說的會更邏輯些，更精緻些，更深刻些，也更藝術些。寫與說相比，它以自己的獨特品質豐富、規範、提升、結晶與拓展了說的內容、說的方式、說的內涵與說的空間。

書面語言的影響也是多方向多層次的。簡而言之，有時尚文字的影響，有主流文字的影響，還有經典文字的影響。三者不是截然分開的。有的作品，既是時尚的，也是主流的，又是經典的，三位一體，和上帝差不多，但更多的時候，更多的情況下，還是單打一。譬如沒有別的能耐，就是一個時尚，一陣風而來，一陣風而去。花開了就謝，過把癮就死。

主流文字的影響，如中世紀以降，《聖經》及其相關經典著作對西方社會的影響，直到今天，都是首屈一指的，說首屈一指都不足以表現其影響力。今後如何，在可以預見的時空之內，也不見得有哪一部文獻可以超過它。它的特點就是一書獨大，經久不衰，且久而彌珍。好像中國古代的《十三經》，尤其是《四書》、《五經》，在整個儒學時代，你想不受它影響都不可以。而且看現在的發展趨勢，儒學在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其影響力還會不斷加深、加廣、加大，再大些、又大些、更大些。其中一個明證，就是不少企業家，打著「飛的」到北大哲學系學習國學。這樣的情況是十年前的中國人難以逆料的，更是五四時代的中國人不屑一顧的。然而，它們不但業已發生，而且還表現出無窮後勁兒，且勢頭不讓他人。

時尚文字的影響，則因時而異，她不見得長久不衰，也不追求長久不衰。要長久不衰作什麼？「自古佳人與良將，世間不許見白頭。」不許見

白頭，也很不壞，只消那美留在人間，或者曾經留在人間，或者偶爾經過人間，且如彗星一般劃過，都不要緊，雖然青春易逝，卻又青春永駐。如西施的美，夠中國人想像幾千年的，又如林黛玉的美，夠中國人琢磨一萬年了。現在又有人要拍新版電視劇「紅樓夢」，還要海選演員，參與者數量驚人，想來彼美人必不同於此美人。又有誰知道，到25世紀，還有幾多「紅樓夢」的電視版、電影版或別的什麼版的正說作品、反說作品、戲說作品，俗說作品、雅說作品、想像作品、荒誕作品、大話作品、曲話作品出世呢！反正你問我，我不知。

時尚文字的影響，雖不一定十分長久，卻未可低估。即如金庸的武俠小說，想當初，又未嘗不是一種時尚，但它的影響就非常之廣之威之大。不說別的，單以文字而論，就有非同小可的感染力與傳播力。現在大陸報刊的文章好看一點的，日見其多。以我的之見，尤以體育、時尚類報紙如「體壇週報」「籃球先鋒報」「新京報·讀書版」的文字更好看些。其中不少精彩文字，都有些金庸俠筆的影像隱含其內。一些精美段落，就算混入經典級武俠小說中，卻也使得。

其實，時尚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又是一件很令人愉悅、興奮的事。有些人只喜歡傳統、不待見時尚，殊不知：當今時代，正是一個時尚的時代。明明時尚時代，您偏不待見時尚，就有淪落為時代棄兒的危險。

時尚時代，時尚事物既多，時尚觀念更多。今天一個「蛋白質女孩」，明天一個「野蠻女友」，後天一個「後波峰時代」，偏您老人家「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唯讀聖賢書」，甚至塞住兩耳，一律不聽、不看、不聞、不問。CEO是何方神聖也不曉得，PK是什麼意思也不明白。對超級女生既沒興趣，對NBA賽場也不關心，什麼「80代」「80後」，老子還40後，50後呢！那麼，就算您的學問和孔夫子一邊大，對不起，這時代不喜歡您了。是進是退，您自己思量。

影響時段最長的還是經典性文字。前面說的《聖經》、《四書》、《五經》屬於這一類，其餘如古希臘經典文獻，文藝復興以來的經典著作，以及十七世紀以後的西方經典文學，乃至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眾多經典性作品，也屬於這一類。在中國，除去儒學經典之外，先秦諸子、西漢鴻文、唐宋散文與詩詞，元代戲曲，明、清小說與民歌，以及五四以來的諸多經典之作，都屬於此類。這些文字的特點就是歷久而彌新，它不但影響爺爺，而且影響孫子，子子孫孫，沒有窮盡。只要有中國人在，就會有漢語。只要有漢語，就會有《離騷》，有《莊子》，有《史記》，就會有唐宋八大家，就有李、杜、王、白、李的詩，就有周、柳、蘇、辛、姜的詞，就有《西廂記》，就有明、清六大文學名著，就有魯迅、胡適、

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錢鍾書的文章，而它們的影響，潛移默化之間，便成為新的時代語言的血脈之要素。

筆者作為一個以寫書為生、為愛、為命的人，或許更能體味書面文字對於現代寫者的種種影響。如果把這些影響比作人類賴以生存的食物的話，那麼，你盡可以挑之揀之，盡可以棄此而就彼，棄舊而從新——不喝牛奶的，可以喝豆漿；不吃米飯的，可以吃麵包；不吃金華火腿的，可以吃肯德基；不吃滿漢全席的，可以吃法國大菜。一言以蔽之，吃什麼不管，不吃是不可以的；吃多少不管，營養不良是不可以的。總而言之，經典是一條必由之路。雖說條條大道通羅馬，你盡可以選擇不同，甚至你也可以披荊斬棘，但話說回來，有那麼多大道可走，若非天下第一號笨蛋，有誰願意捨近而求遠，捨陽關大道而就崎嶇小徑呢？

當然，隨著歷史的進步，文獻的獨斷性影響會越來越小，多少大人物——巨人，大著作——巨著，已經或正在變小，甚至不但變小，而且趨向於無，但經典的普適性影響，大約是不會消失的，舊典未去，新典又至，新舊疊加，魅力永存。

現代人文化素養高了許多，更應該學會與經典交朋友，人生在世，可以沒有朋友嗎？如果不可以，那麼，就不能不讀點經典。且不問這經典是古來的，還是新生的，是同文同種的，是異域他鄉的，是被時尚推崇的，還是被時人冷落的。能與經典作知音，自有快樂在其中。

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互動互長，而且隨著人類整體文化素質的不斷提升，民族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其互動的深度、廣度必定超過前賢，從而使新人類更有資格作「古人」。

（三）技術是語言的動力，開放是語言的生命

語言的發展史，大約經歷了四個特別關鍵的階段。

一是語言初始期。即口頭語言誕生的階段。人作為一個物種，原來不會說話的，但忽一日——請讀者原諒本人使用了一句詩化語言，有語言了，開始說話了。這樣的時刻，雖然我們無法細考，但即今思來，猶不免產生砰然心動之感。

二是文字語言形成期。從口頭語言到文字語言，時間好長啊，道路好難啊！因其長，因其難，我們說它是一次偉大的革命，而且可以說，人類既能首創和經歷這樣一次革命，那麼，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文字誕生，意義重大，中國古語有「倉頡造字，夜有鬼哭」之說。文字一出，鬼都會哭，這或者證明了文字之難，或者證明了文字之美，或者證明了文字之智慧，或者證

明了文字之厲害，抑或預示了未來文字帶來的文明之輝煌，或者預示了文字帶來的災禍之慘烈。且不論正面還是負面理解這一句話，都可以知道文字在人類文化史上屬於何等的地位。中國民諺中講「千年的字紙會說話」，這絕非誇張之辭，早有考古成績為明證。古文字重見天日，一字豈止千金。

三是文字印刷期。文字的傳播，不似口頭的傳播，它需要相應的載體與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古典歷史發現，自然是紙張與印刷，而我們的偉大先人在這兩方面都有特別的重大的貢獻。他們作出了改變世界，首先改變了西方世界的四大發明。

四大發明並非件件與文字直接相關，但造紙術是與之血脈相通的。活字印刷也是與之血肉相連的。四大發明中，與文字有關的就占去兩項，一方面，證明了文字的極端重要性，另一方面，證明了傳播的同等重要性。

四大發明進入西方，對西方近代文明的形成與成熟產生莫大影響。對於這四大發明或者其中的三大發明，馬克思與培根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令我們中國人困惑並頹然的是，四大發明雖然出於赤縣神州，但它們的巨大文化能量與技術能量卻直到嫁接給了西方近代文化之後才迅速釋放出來。這個事實實在讓理性的中國人感到很沒有面子。對其中的原因與機制，雖然已經有了種種說法，還是很值得21世紀的中國人認真反思與研究。

造紙術與活字印刷的發明，對於中國書面語言與各種典籍文獻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在質變層面改變了中國書面文字尤其是經典文獻的傳播方式、教育方式與學習方式。東漢之後，漢文化走向發生重大改變，文人化、個性化、書法化得以張揚，應該說與紙的發明關係莫大。宋代雖然受盡外族的蹂躪與欺辱，但它的經濟繁榮、文化發展、生活現代都遠遠超越前朝與前人，也應該說與活字印刷的出現有某種內在的聯繫。

應該這樣評價：雖然技術不是決定一切的，但重大的技術發明確實是文明例如語言文明得以昇華與奔騰的重要關鍵性因素之一。

四是網路語言期。網路語言這個階段，其歷史地位究竟如何，現在也許還不能闡釋完整，或者說也許還沒人有這樣的闡釋能力。但它的影響已然是有目共睹。如果說中國在印刷語言時代是「起了一個大早，趕了一個晚集」的話，那麼，中國理應、中國必須、中國能夠、中國也有責任有義務在網路語言時代，跟上歷史的步伐，做出自己的貢獻。

實際上，自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的一切重大事件的處理手段與處理過程都有了網路的影子與功勞。無論是「Sars」的資訊公眾化及公共衛生處置機制的歷史性改變，還是「超級女生」產生的爆炸性社會效應；無論是足壇醜聞的揭露與及其後續效應，還是佘祥林冤案的被披露與揭露；

無論是小煤礦造成的眾多慘劇的曝光還是現代性學者的現代言說；無論是「蘇丹紅」的發現還是「孔雀綠」的潛在毒副作用……凡此種種，若無網路語言活躍其間，那結果、那效應必然與我們所經歷所感悟所知曉所認識的有巨大的不同。

可以說，網路語言給了人類有史以來發揮其自由天性與民主權力的最為有益且有效的技術平臺，也給了社會進步以史無前例的技術性推動力量，而其完全價值，又豈止於技術層面而已。

實際上，先進的技術，加上相應的語言與文化，三位一體，若密合得好時，便如上帝一般，會智慧並慈祥地關照人間。

一方面講技術，一方面還要講文化。講文化尤其要講開放。因為開放是文化得以更新與發達的前提條件之一。反觀中國的歷史發展，那些偉大強盛的時代，毫無二致，都與開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在某個地方說過，中國文化曾經過三次歷史性大融合與大發展。第一次，出在春秋戰國時期，表現為中原文化與邊夷文化的大融合，或者說是東、西、南、北、中各諸侯區域文化的大融合；第二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第三次則是自19世紀以降的中、西文化的大融合。融合即開放。沒有這三次大融合，中國文化也許會像其他文明一樣發生斷層，或者走向衰敗。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中國文化不曾斷層、不曾衰敗，開放顯然是其中一個關鍵性因素。

中國歷史雄辯地證明了：若沒有第一次地域文化大融合，就不會產生秦漢時代的偉大古典文明；若沒有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合，也不會產生隋唐時代的輝煌文化；若沒有第三次中西文化大融合，則不會有中國的現代化。雖然這現代化的歷程上，有過那麼多的挫折與磨難，鮮血與犧牲，但征程既已開始，璀璨就在前方。

單以漢語而論，中國古文字，多為單音節詞，單音節詞雖不是唯一的詞式，卻具有絕對的數量優勢。雙音節詞的大量出現，則是後來的事情，多音節詞的出現更是後來的事了。

以農作物為例，中國古來的原生農作物，以五穀為代表。何為五穀，也有不同說法。一說即「麻、黍、稷、麥、豆也」；一說即「稻、黍、稷、麥、菽也」；一說即「稻、稷、麥、豆、麻也」。¹

三種說法，一共包括7種農作物，那名稱全是單音節的。一物一名，一名一字，一字一音，這個，正是中國古漢語²的特色與傳統。

後來進入中國或中原（漢語文化區）的農作物，情況就不同了。它們的名稱不再是單音節而成為雙音節的了。

¹ 《辭海·語詞部分》，上冊，第36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

² 轉引自《中國人走出死胡同》，第232頁，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年版。

如漢代引進的農作物：石榴、葡萄、黃瓜、苜蓿、蠶豆、苡苳等；

南北朝時引進的農作物：亞麻、甘蔗等；

隋唐進入的：萵苣、菠菜、西瓜等；

明清引進的：紅薯、玉米、鳳梨、番茄、苦瓜等。

簡而言之，開放，不但使我們中國人（中原人）的食物食品大大豐富了，從而大快朵頤、口福甜甜乃爾，而且使漢字（詞）及其表現系統有了質的拓展與豐富。

以樂器為例，中國或中原——漢語文化圈內的古來樂器，也是以單節多詞為特徵的。如琴，如瑟，如箏，如簫，如鼓，如鍾，如磬，如敔，如鏡，如鑼，如鈸，如篪，如竽，如笙，如埙，等等，這些大多是土生土長的中原樂器，但從以後的發展情況看，不一樣了，它們中的相當一部分，被邊緣化了，而那些新的擔當起更大責任的樂器其名稱，多是雙音節或多音節的了，而那來路，也一大半是引進的。如琵琶，如嗩吶，如月琴，如揚琴，如火不思，如冬不拉，如胡琴，如八角鼓種種，近代以來，西洋樂器進入中國，情況更好了，如吉它，如鋼琴，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如黑管，如長笛，如雙簧管，如大管，如巴松，如小號，如圓號，如長號，如小鼓，如大鼓，如定音鼓，不一而是。它們的到來，不但使傳統的中國人，欣聞美聲、富享美樂，也極大豐富了人們的生存方式與藝術精神。

由此可知，開放對於我們的生活是何等重要。如果除去一切外來成分——從根上除去的話，則我們中國人的飲食一定成為大問題，中國人的音樂生活同樣出現大問題。

那麼，漢語呢？因之所引發的問題也許還要大。

前些時，報刊上登了一篇關於中國產品對美國人現實生活影響的文章，文章說，一個美國人如果不使用「made in china」的生活用品會怎麼樣？結論是：雖然一樣可以活著，但生活質量必定下降不少。即活是可以活，但會活得累。

那麼，漢語呢？漢語如果除去一切外來語會怎麼樣呢？雖然操漢語的中國人依然會說話，而漢語也不見得一失之下即刻斃命，但其語言系統與表現力所受到的衝擊與毀壞，一定不是因素性的，而是結構性，甚至是致命性的。

自跨入近代以來，外來詞語、外來語式進入漢語系統的數量不僅很多，而且很快。究竟我們現在的常用語中有多少外來語，本人才學淺陋，不能確知。這裏有兩個材料，或許可以證明問題。

一個材料，見於劉孝存先生所著《中國神秘語言》，其介紹了源於日語、英語、法語、俄語、德語、義大利語、梵語、波斯語、阿拉伯語、尼泊爾語以及包括中國少數民族語在內的數百個流行語。其中源於日語的最

多，共列舉3000多個，源於英語的居於次席，也列舉了近1600個。這裏冒昧掠美，與讀者共賞。

暗示、版畫、半旗、辯護士、標語、表決、標本、乘客、乘務員、傳染病、單純、單位、獨裁、反對、反感、動態、分析、觀測、公僕、共產主義、共鳴、共和、集中、集團、國際、員警、淨化、領土、領空、情報、權威、權益、手續、探險、演習、原則、指標、指導、主筆、主觀、自由、主人公、作品、作者、座談等。³

以上詞語源於日語。

白蘭地、繃帶、迪斯可、敵敵畏、計程車、碘、噸、凡士林、分貝、呼拉圈、吉他、爵士樂、咖啡、來福槍、浪漫主義、馬達、馬拉松、啤酒、乒乓球、撲克、沙發、颱風、探戈、香檳、伊甸（園）、幽默等。⁴

以上詞語源自英語。

其他如「布爾什維克、康拜因」源於俄語；「玻璃、茉莉、蘋果、剎那」源於梵語；「納粹、毛瑟槍」源於德語；「八哥」源於阿拉伯語；「琺瑯」源於波斯語；等等。⁵

另一個材料，出自《南方週末》，題為「新聞與方言」。其中講到「日本新詞」時這樣寫道：

甲午戰爭後，「日本新詞」全面反哺。如「為人民服務」「永遠革命」「大政方針」……時，其實全是來自日語。⁶

文中還介紹了這樣一段掌故：據說洋務派大臣張之洞，最是反感並且力禁使用「日本新詞」，看見這樣的新詞便要勃然大怒。一次他請幕僚路某擬一辦學大綱，大綱中有「健康」一詞，他又生氣了，提筆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詞，用之殊覺可恨。」不料這路先生也略通新學，當即針鋒相對：「『名詞』亦日本名詞，用之尤覺可恨。」

妙！

雖然這兩個材料所統計與列舉的，肯定不是源於外來語的全部，但看那內容，已十足驚人，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諸如「公僕、規範、文化、企業、人權、人文主義、市場、市長、協會、主人公、主體、自由、宗教，乃至共產主義、為人民服務、大政方針、唯物論、永遠革命」這些我們司空見慣、用之如素的詞語竟然統統自日本語而來。聯想到現如今主流報刊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三個代表」、「文化搭台、

³ 劉孝存：《中國神秘言語》，第207-208頁，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

⁴ 同上。

⁵ 同上。

⁶ 轉引自2005年12月23日《文摘週報》。

企業唱戲」種種，禁不住要像廣東人似的「哇賽」一聲。若不准外來語存在，怕我們這些現代中國人會患失語症的。

或從另一個角度看，廣泛吸收外來語是如此之好，亦拜託開放之福，正是它給我們帶來了從容的現代語感與現代語境。

（四）本書的思路與追求

首先說這不是一本漢語語法書，也不是一本漢語修辭書，又不是一本關於漢語歷史的書，更不是一本解說漢語經典的書，甚至不是一本漢語文化鑒賞書，自然也不是一本一般意義上的有關專業審美的書。

這不是，那不是，它寫的究竟是什麼呢？

本書的思路是：它從漢語文字寫起，自文字開始，繼而文詞、文句、文韻、文篇、文體、文法、文風、文論、文道、文變，直寫到文人為止。

十二篇中，文字是最基層的，所謂從草根做起。漢語文字便是本書的寫作基石與邏輯起點。

繼而是文詞。其實中文的文字常常也是文詞，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但也有區別。如果說文字是漢語的細胞，那麼，文詞就是漢語的基礎性建築材料，構成這材料的要素的自然是「文字」，作為其使用成品的則是「文詞」。

文句則屬於第三檔次。文句介乎文詞與文章之間。在特例情況下，一句話也可以成為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詩。通常情況下，它只是一個組合性單位。它是詞語的有機性結合。這組合的意義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所謂語法云云，絕大半內容都是針對它的。如果說，字與詞還不過是材料的話，那麼文句已然升格為語言。

然而還有文韻。漢語的韻是獨特的，尤其與西方語言相比較，它的獨特性更為突出。它其實與漢字的關係最為直接，但在實際運用例如文學作品中，它與文句的關係似乎更重要一些，故而序列第四。

有了上述四個條件，可以進行到文篇了。文篇即文章，但不限於通常意義上的一篇文章之文章，而是包括詩、詞、歌、賦在內的，故而稱「篇」；但重點還是散文文章。文篇始可看作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的完整作品。雖然一句話也可能成詩成文，不過特例而已。如果說文句是語言的第一次昇華，文篇則是它的第二次昇華。或者說文句是口頭語言得以成立的基本標誌，文篇則是書面語言得以成熟的基本標誌。就此而言，文篇是構成語言體系的第二個層次。